

获救

【明慧网】

<http://minghui.ca>

(大陆大法弟子根据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

【汇编者按】本系列丛书中的故事是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几年来，特别是遭受迫害以来的真实经历。由修炼者自身提供素材而写成。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大法修炼者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和真实所为。我们将其从大法网站上摘录下来，汇编成册，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大法修炼者，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从而对大法能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

我们衷心希望该系列丛书能对您了解法轮大法有所帮助并给您的未来带来美好！

带上我们的祝福！

系列丛书汇编小组

2002年5月

祥。虽然修炼的道路并不平坦，但身心的升华使他变得充实乐观，健康而幸福。每念及此他常常感动地热泪长流。

金明的感慨就更多了，过去的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家里的矛盾很多，看什么都不顺眼。由于心胸狭窄，一身的毛病，为报销药费赔笑脸、说好话、遭人白眼，后来被迫病退回家，由于常年吃药，收入又少，许多的烦恼缠绕心头，真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啊。

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心胸豁然开朗，各种疾病不药而愈。她变了，她的家庭变了，儿子、儿媳也相继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后来，单位的财务人员几次给她捎话让她去报销药费，领导年底慰问退休职工见到了她大吃一惊：金师傅吃什么灵丹妙药了？她感慨地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里刚和金明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为老人，更为自己。

“天不早了，早点休息吧！”金明说完，和老人告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吃点药，一身的病，浑身疼，不吃药睡不着觉。”老人说着从身上掏出药来。

里刚一看，有点俏皮地跟老人说：“您刚才不是死的心都有了，还怕疼啊？”

“现在不想死了，就又疼了。”

“其实您不吃药也会睡着觉的，肯定。”“真的？”“真的。”

“那就不吃了。”说完就上床睡觉了。

“这老人还挺有悟性，也不知老人家姓什么。”里刚欠起身刚想问问，耳边已传来了老人匀称的鼾声。

后记：几天后，里刚和金明参观完“庆祝李洪志老师传功传法五周年书画展”回北京时，老人突然决定要回农安老家去了，分别前，他紧紧握着两人的手说：“别惦着我，我会好好活着的。”

里，就对老人诚恳地说：“这样吧，您别难过，您要真不想回去，您可以跟我去北京，我帮您找个工作。”

“真的？”老人抬起了头，眼里闪出了光。

“真的，我们就是修炼真、善、忍的，当然是真的了。”

老人眼睛有些湿润了，沉默了一会，只见他颤颤巍巍地解开外衣的几个纽扣，让里刚和金明看他穿得严严实实的内衣，里刚和金明这才看到，老人的外衣平平常常，但内衣却都是新的，还扎着一条新腰带，真挺奇怪的。二人相视着摇摇头，有些不解地看着老人。老人平缓地说道：“我是遇到好人了，我也不瞒你们了，这是死人衣，我都穿戴停当了，离开家的时候我就铁了心，这次到长春要是找不到活路，我就准备找个僻静的地方去了……”

停顿了一会儿，老人接着说：“这李老师好啊，调教出这么好的人来……我不死了，我也和你们炼功。”

里刚和金明默默地听着老人的诉说，真没想到是这样，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他们只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一个弟子应该做的。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老人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花，这是大法的威力啊！

思绪万千啊……

里刚是个刚从部队转业不久的少校军官，得法前，他是部队的一名营职干部，仕途的坎坷使他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刺激，在名利之心的驱使下与领导与同事之间矛盾重重，后来终于爆发了出来。90年，里刚组织一批军官写联名信告发领导，结果反而受到打击报复，上级派工作组调查他串联写信的问题，说他是闹事，影响部队稳定，要定成诬告罪处理他。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在当时的沉重压力下，里刚的心理几近崩溃，为了寻找解脱他走进了寺院，后来又练了各种气功，结果是身体越来越糟，各种信息的干扰使他的心理霉暗、变态。92年他工作变动当了一名部队餐厅的经理，这一下环境变了，欲望的闸门打开了，吃喝、赌，捞钱，自私和欲望急剧膨胀，道德品质迅速下滑，只要再走一步就是无底深渊……不堪回首！

94年3月是他生命中永远的春天，大法使他获救了，大法救了他，也救了他全家，得法后他的心里充满了光明，家庭充满了温馨和

1997年5月，里刚和金明从北京来到长春，参观在长春体育馆举办的画展，他们落脚在长春市向阳旅馆。里刚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偏瘦，人很和善，脸上带着笑容；金明是位50多岁的妇女，开朗乐观，满脸红光，显得非常健康。一天晚上八点多钟，他们坐在旅馆门庭的沙发上，像母子一样愉快地交流参观画展的体会。谈话间里刚抬眼看到在旅馆大门外伫立着一个农村模样的老人，欲进又止地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里刚未加思索地站起来走了过去，问到：“大爷，您是想住店吗？”老人没有说话，那眼神似乎在告诉里刚：是的。

“那就进来登记吧。”里刚说完拉开一扇玻璃大门。“不过，这里挺贵的，每晚30块钱呢。”农村里长大的里刚知道30块钱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就补充了一句。

老人迈出的脚又收了回来，表情凝重地站在那里，也不进门，也不离去。里刚看着老人的眼神挺特别的，心想老人一定是很困难，就说：“这么晚了，您去那儿呢，这块儿合适的旅馆还真难找。”

“是啊，我们也是转了半天才找到这里的。”金明也忙着说。老人没有说话，仍然表情凝重地站着。

“这样吧，要不您就住这儿吧，跟我住一起，我房间里还有一个空床。”里刚说完，看老人没有表示拒绝的意思，就拉开门往里走，老人也就跟着进来了。里刚领着老人到服务台登记并交了30元住宿费。然后将老人领到了自己住的房间。

这是一个民办的小旅馆，总共也没有几间房子，条件很一般。到了屋里，里刚招呼老人坐下休息，金明忙着打来热水让老人洗脸。老人一脸的风尘仆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深的，疲倦的神情里透着一种莫名的悲伤。第一遍脸洗完了，水都变了颜色，擦过脸的毛巾黑黑的，又接着洗了两遍，才干净了。接着给老人打来热水洗脚，洗完脚金明掏出随身带的小毛巾递给老人擦脚。里刚和金明一边忙活一边跟老人说话，老人一直不开口，偶尔点点头。忙完了，金明对老人说：“饿了吧？我这儿有面包，您吃点吧。”

短短的几十分钟过去了，这老人虽然没有说话，可眼睛一直在观察着，面前的两个人忙来忙去的伺候自己，老人心里还真挺复杂的：

这两人让他感到既陌生，好像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待过自己；又亲切，他们那么自然地做着一切，态度和蔼、可亲，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就象是女儿、孙子在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还有点感动，他们言谈话语中流露出的真诚、善良竟像阳光一样融化着他冷却的心田。老人不禁慨然叹道：“我今天是碰上菩萨了？”

里刚和金明一愣，没想到一直没有开口的老人竟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也明白了，也难怪啊，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变得越来越冷漠了，人们好像也已经习惯了冷言冷语，互不关心，看惯了麻木、刻薄，不正常的也当成正常了，一旦遇上有人做好事反到觉得奇怪和难以理解了。

“您别这样说，这没有什么，互相帮助是应该的。您是第一次到长春来吧？”金明极力地想让老人放松下来。

“是。”

“是走亲戚的吧？”

“唉！”老人叹了口气，面前的这两个人感染了他，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但他已经相信今天是遇上了好人。他一连声地说：“你们是好人啊！，你们这样的人不多啊。”老人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气氛变得越来越随和。随着交谈，金明和里刚大致知道了老人的遭遇。

原来，老人是离长春不远的农安县人，他中年丧妻，后来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寡妇，并带来一个儿子。结婚后夫妻一直不和，妻子看不上他，嫌他没本事。老人的内心孤苦，他不愿在家族人面前丢面子，怕人瞧不起他，就尽力维持着家庭表面的平静。自己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着情感的失落。十几年过去了，儿子长大了，尽管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的照顾他，可是还是没有换来儿子对他的理解和同情，儿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经常欺负他。后来竟由冷言冷语的顶撞发展到动手打了他，这一下使老人的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觉得自己在家族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羞辱，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长春找他一个远房的兄弟，想找个活干，混碗饭吃。老人既没文化又不善言语，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人，天黑了才想到找个歇脚的地方，就走到这里来了。

“唉，今年天旱，庄稼也完了。”老人一脸的哀伤。

讲到这里，老人又默默地垂着头不说话了。

真是不容易啊！里刚心里为老人划算着，可这么大岁数了，找个工作哪那么容易啊，老人想得也太简单了。想到这里，就从身上拿出一百块钱来，对老人说：“我看您明天还是回家去吧，回去好好和家人谈谈，日子总会好起来的，这点钱您带着路上用。”

“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个憨厚的老人不解地问。

看着老人疑惑的神情，里刚从床上的包里拿出一本书来，他指着书上的照片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这是我们的李洪志老师，是他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法轮功？老师？”老人没有听明白，更显得一脸的疑惑不解。

“啊，是这样的。……”里刚和金明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了法轮功的特点，讲了李洪志老师是如何教练功人守心性、重德的道理，以及炼功给自己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老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感到很新鲜，听着听着，老人的眼神亮了起来，突然冒出一句：“我能炼吗？”

“能啊，您要能炼功那可太好了。”里刚和金明高兴极了，他们知道，如果老人能够修炼，李老师就会给他安排今后的道路，那他的问题还能解决了。想到这里，他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得救的生命，兴奋的心情油然而生。

“不行。”老人嘟囔了一句，神色又暗淡下来。

“怎么不行？”里刚有些不解。

“我不能拖累人啊！”老人说完话，摩摩挲挲地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边皱皱巴巴的卷着一些面值不等的纸币，老人缓缓地说：“小伙子，我不能要你的钱，住店的30块钱我也不让你掏。”老人显得越来越伤感，头垂得低低的。

“为什么会这样？”老人情感的变化让里刚感到不解，或许老人真有难处，或许老人真的一时解不开心里的疙瘩。“怎么办呢？”里刚想到自己的妻子、孩子都是炼功人，自己在政府部门任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就想：如果这老人真有难处，自己把老人养起来也是可以的，如果老人能修炼，那还是同门弟子呢。想到这